續世說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續世說
卷四

► 卷五

品藻

齊，何點常稱：「陸慧曉如照鏡遇形，觸物無不朗然；王思遠常如懷冰，暑月亦有霜氣。」當時以為實錄。

劉孝標云：「劉訏超然越俗，如天半朱霞；劉歊矯矯出塵，如雲中白鶴。皆儉歲之粱稷，寒年之纖纊。」

陳，武帝嘗與諸將宴，杜僧明、周文育、侯安都各稱功伐，帝曰：「卿等皆良將也，然並有所短。杜公誌大而識暗，狎於下而驕於尊，矜其功不收其拙；周侯交不擇人，而推心過差，居危履險不設猜防；侯郎傲誕而無厭，輕佻而肆誌，並非全身之道。卒皆如言。

梁，邱遲詞采麗逸，鍾嶸著《詩評》云：「范雲婉轉清便，如流風回雪；遲點綴映媚，似落花依草，雖取賤文通，而秀於敬子。」其見稱如此。

北齊李緯，梁使聘問緯：「諸崔平安？」緯曰：「子玉以還，雕龍絕矣。」崔暹聞之，怒。緯詣門謝之，暹上馬不顧。

東魏，劉晝製《六合賦》一首，言甚古拙，自謂絕倫，以呈魏收而不拜。收忿之曰：「賦名《六合》；已是大愚；文又愚於《六合》，君四體又甚於文。」晝不忿，以示邢子

才。子才曰：「君此賦正似疥駱，駝伏而無嫵媚。」

唐太宗嘗面談群臣得失；目長孫無忌曰：「善避嫌疑，應對敏速，求之古人，亦當無比，而總兵攻戰，非所長也；高士廉涉獵古今，心術聰悟，臨難既不改節，為官亦無朋黨，所少者骨鯁規諫爾；唐儉言詞俊利，善和解人，酒杯流行，發言可喜，事朕二十載，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；楊師道性行純善，自無愆過，而稟性怯懦，未甚更事，緩急不可得力；岑文本性本敦厚，文章論議，其所長也。謀常經遠，自當不負於物；劉洎性最堅正，言多有益，而不輕然諾於朋友，能自補闕，亦何以尚；馬周見事敏速，性甚貞正，至於論量人物，直道而行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；褚遂良學問優長，性亦堅正，既寫忠誠，甚親附於朕，譬如飛鳥依人，自加憐愛。」

太宗與群臣謂王珪曰：「卿識鑒清通，尤善談論，自房玄齡等，咸宜品藻，又可自量，孰與諸子賢？」對曰：「孜孜奉國，知無不為，臣不如玄齡；才兼文武，出將入相，臣不如李靖；敷奏詳明，出納惟允，臣不如溫彥博；濟繁理劇，眾務必舉，臣不如戴胄；以諫諍為心，恥君不及堯舜，臣不如魏征。至如激濁揚清，疾惡好善，臣於諸子，亦有一日之長。」太宗深然其言。

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，世以「珍味」目之。讚少俗而有格，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，員為醍醐，賞為乳腐。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，以穆氏為高。

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，說曰：「李嶠、崔融、薛稷、宋之問之文，如良金美玉，無施不可；富嘉暮之文如孤峰絕岸，壁立萬仞，濃雲鬱興，震雷俱發，誠可畏也，若施於廊廟駭矣；閻朝隱之文，如麗服靚妝，燕歌趙舞，觀者忘疲，若類之風雅，則罪人矣。」問後進優劣，曰：「韓休之文，如太羹元酒，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；許景先之文，如豐肌膩理，雖穠華可愛，而微少風骨；張九齡之文，如輕縑素練，實濟時用，而微窘邊幅；王翰之文，如瓊杯玉斝，雖爛然可珍，而有玷缺。」堅以為然。

後唐欲用相，安重誨欲用崔協；任圜欲用李琪。圜曰：「朝廷有李琪者，學際天人，奕葉軒冕，論才校藝，可敵時輩百人。必舍琪而相協，如棄蘇合之丸，取蛄蜣之轉也。」

後唐，張文禮素不知書，亦無方略，惟於懦兵之中，萋非上將。言甲不知進退；乙不識軍機，以此軍人推為良將。

識鑒

齊，徐勉、王融一代才俊，特相悅慕，嘗請交焉。勉謂所親曰：「王郎名高望促，難可輕敝衣裾。」後果陷法。以此見推識鑒。

隋，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鑒賞機悟，清慎絕倫。然俊爽有餘，跡似輕薄，時宰多以此疑之。唯牛宏深識其真，推心委任。隋之選舉，於斯為最，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。

開皇中，平陳之後，天下一統，論者咸云將致太平。房彥謙私謂李少通曰：「主上性多忌克，不納諫諍，太子卑弱，諸王擅威。在朝唯行苛酷之政，未施宏大之體，天下雖安，方憂危亂。」少通初謂不然。及仁壽、大業之際，其言皆驗。

李密為隋左親衛，嘗在仗下。煬帝顧見之，謂宇文述曰：「向者左仗下，黑色小兒為誰？」對曰：「故蒲山公李寬子也。」帝曰：「個小兒瞻視異常，勿令宿衛。」

唐，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，深自結納。竊觀太宗，謂裴寂曰：「非常人也。大度類於漢高，神武同於魏祖。其年雖少，乃天縱矣。」

侯君集平高昌，自負其才，潛有異志。江夏王道宗嘗因侍宴，從容言曰：「君集必為戎首。」太宗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道宗曰：「見其恃有微功，深懷矜伐，恥在房玄齡、李靖之下，常有不平之語。」太宗曰：「不可臆度猜貳。」俄而，君集謀反。太宗笑曰：「果如公所揣。」

楊素稱賞封倫，每引與論宰相之務。因撫其床曰：「封郎必據吾此坐。」又善李靖，拊其床曰：「卿終當坐此。」

隋，時天下寧晏，論者咸以國祚方永。房玄齡密告其父曰：「隋帝本無功德，但誑惑黔黎，不為後嗣長計，混諸嫡庶，使相侵奪，儲後藩枝，競崇淫侈，終當內相誅夷，不足保全國家。今雖清平，其亡可翹足待也。」其父彥謙驚而異之。

隋，吏部侍郎高孝基，號為「知人見」，房玄齡，時年十八，深相嗟挹，謂裴矩曰：「僕閱人多矣，未見如此郎者，必成偉器。但恨不睹其聳壑淩霄耳。」

杜如晦少聰悟，好談文史。高孝基深器重之，曰：「公有應變之才，當為棟樑之用，願保崇令德。」如晦果為良相，以孝基有知人之鑒，為樹神道碑以紀其德。

高宗幸東都，時關中饑饉，上慮道路多草竊，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。元忠受詔，即閱視赤縣獄，得盜一人，神采語言異於眾，命釋桎梏，襲冠帶，乘驛以從，與之共食宿，託以詰盜。其人笑而許諾。比及東都，士馬萬數，不亡一錢。

高季輔為吏部侍郎，凡所銓敘，時稱「允當」。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，以表其清鑒。

則天問狄仁傑曰：「朕要一好漢任使，有之乎？」仁傑曰：「作何任使？」則天曰：「朕欲待以將相。」對曰：「臣料陛下，若作文章資曆，則今宰臣李嶠、蘇味道，亦足為文史矣。豈非文士齪齪，思得奇才用之，以成天下之務乎？」則天悅曰：「此朕心也。」仁傑曰：「荊州長史張柬之，其人雖老，真宰相才也，但久不遇。若用之，必盡節於國家矣。」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。它日，又求賢。仁傑曰：「臣前言張柬之，猶未用也。」則天曰：「已遷之矣。」對曰：「臣薦之為相，今為洛州司馬，非用之也。」又遷為秋官侍郎，竟召為相，果能興復中宗，蓋仁傑推薦之力也。

姚崇為靈武軍使，將行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。崇亦對曰：「張柬之深厚有謀，能斷大事。且其人年老，惟陛下急用之。」則天即日召見，以為鳳閣鸞臺平章事。

婁師德為江都尉，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，嘗謂之曰：「吾子臺輔之器，當以子孫相托，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」。

安祿山討奚、契丹，敗衄，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，請行朝典。張九齡奏劾曰：「穰苴出軍，必誅莊賈；孫武教戰，亦斬宮嬪。守珪軍令必行，祿山不宜免死。」上特舍之。九齡奏：「祿山狼子野心，面有反相，臣請因事戮之，冀絕後患。」上曰：「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。」遂放歸藩。後祿山反，玄宗幸蜀，思九齡之先覺，下詔褒贈，遣使就韶州致祭。

張守珪為幽州果毅，儀形瑰壯，善騎射，性慷慨，有節義。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，常共榻而坐，謂曰：「足下數年外，必節度幽、涼，為國良將，方以子孫相托，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。」

於邵一見樊澤，曰：「將相之材也！」不十五年，澤為節將。崔元翰年近五十，始舉進士。邵異其文，擢登甲科，且曰：「不十五年，當掌誥令。」竟如其言。

蕭聽與張鎬友善，表薦之曰：「如鎬者，用之則為王者師，不用則幽谷一叟耳。」玄宗擢鎬為拾遺，不數年出將入相。及安祿山反，昕舉讚善大夫來瑱，堪任將帥。思明之亂，瑱功居多。

李吉甫拜相，詔下之夕，感激出涕，謂裴垍曰：「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，十餘年方歸，便入禁署。今才滿歲，後進人物，罕所接識。宰相之職，宜選擢賢俊。卿多精鑒，今之才傑，為我言之。」垍取筆疏三十餘人。數月之內，選用俱盡。人翕然稱之。

柳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。公綽生三日，子華視之，謂其弟子溫曰：「保惜此兒，福氣吾兄弟不能及，興吾門者，此人也。」因以起之為字。

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，憲宗問諸將之才。度曰：「臣觀李光顏，見義能勇，終有所成。」不數日，光顏奏：「大破賊軍於洄曲。」帝尤歎度之知人。

韓滉有知人之鑒，見楊於陵甚悅。滉有愛女方擇佳婿，謂其妻柳氏曰：「吾閱人多矣，無如楊生貴而有壽，生子必為宰相。」於陵自句容尉秩滿揚州而生嗣復，滉見之，撫其首曰：「名位果逾於父，楊門之慶也。」因字曰「慶門」。於陵更踐中外，以右僕射致仕，終年七十八。嗣復作相。

王、楊、盧、駱，謂之「四傑」。裴行儉曰：「士之致遠，先器識而後文藝，勃等雖有文才，而浮躁淺露，豈享爵祿之器耶！楊子沉靜，應至令長，餘得令終為幸。」其後勃溺南海，照鄰投潁水，賓王被誅，炯終盈川令，皆如行儉之言。

孫逖為考功員外郎，選貢士二年，多得俊才。初年則杜鴻漸至宰相，顏真卿為尚書。後年拔李華、蕭穎士、趙驊登上第。謂人曰：「此三人便堪掌綸誥。」

李華為進士，著《含元殿賦》萬餘言，蕭穎士見而賞之曰：「《景福》之上，《靈光》之下。」華疑其誣詞，乃為《祭古戰場文》，熏汙之如故物，置於佛書之閣。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，華謂穎士曰：「此文如何？」穎士曰：「可矣。」華曰：「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？」穎士曰：「君稍精思，便可及此。」華愕然。

路岩初佐崖鉉於淮南，為支使，鉉知其必貴，曰：「路十終須被作一官。」既而入為監察御史，不出長安城，十年至宰相。其自監察入翰林也，鉉猶在淮南，聞之曰：「路十今已入翰林，如何得老？」岩竟以流竄賜死。

高崇文平蜀，事無巨細，一遵韋南康故事。韋皋參佐請罪，崇文皆釋而禮之，草表薦房式等，目段文昌曰：「君必為將相，未敢奉薦。」

後唐，莊宗平蜀。高季興方食，聞之失箸。梁震曰：「不足憂也，唐主得蜀益驕，亡無日矣，安知不為吾福？」及莊宗遇弒，季興益重震焉。

後唐，閔帝自終易月之制，即召學士讀《貞觀政要》《太宗實錄》，有致治之意，然不知其要，寬柔少斷。李愚私謂同列曰：「吾君延訪，少及吾輩，位高責重，事亦堪憂。」眾惕息不敢應，果有潞王之事。

江南李璟，為人謙謹。初即位不名大臣，數延公卿論政體。李建勳謂人曰：「主上寬仁大度，優於先帝，但性習未定，苟旁無正人，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。」

江南李氏取湖南，百官皆賀。起居郎高遠曰：「我乘楚亂取之甚易，觀諸將之才，但恐守之甚難爾。」以邊鎬守之，後果失之。

夙慧

齊，王泰，年數歲，祖母集諸孫侄，散棗栗於床，群兒競之，泰獨不取。問其故，曰「不取，自當得賜。」人皆異之。

袁君正，年數歲。父疾，晝夜不眠，專侍左右，家人勸令暫臥，答曰：「患既未瘥，眠亦不安。」

齊，蕭絳五歲，高帝使學鳳尾諾，一學即工。高帝大悅，以玉麒麟賜之，曰：「麒麟賞鳳尾諾矣。」

陳，陸從典，八歲讀《沈約集》，見回文硯銘，援筆擬之，便有佳致。

宋，王僧孺，年五歲，便機警。有饋其父冬李者，先以一與之，僧孺不受，曰：「大人未見，不容先嘗。」

梁，虞荔，年九歲，候太常睦倕，問《五經》十事，荔對無遺失，倕甚異之。弟寄亦聰敏，年數歲，有遺其父，遇寄於門，嘲曰：「郎子姓虞，必當無智。」寄應聲曰：「文字不辨，豈得非愚？」客大慚，入謂其父：「此子非常人，文舉之流也。」

宋，陶季直年四歲，祖湛祖嘗以銀四函，列置於前，令諸孫各取其一。季直獨不取曰：「若有賜，當先父伯。不應度及諸孫，故不取。」湛祖奇之。

梁，謝貞八歲，為《春日閑居》詩。從舅王筠奇之，謂所親曰：「至如『風定花猶落』，乃追步惠連矣。」

梁，何妥八歲遊太學，顧良戲之曰：「汝姓是荷葉之荷，為河水之河？」妥應聲曰：「先生姓眷顧之顧，為新故之故？」眾咸異之。時蕭脊亦有雋才，住青楊巷，妥住白楊巷。時人語曰：「世有兩雋，白楊何妥，青楊蕭脊。」

隋煬帝子昭三歲時，於玄武門弄石獅子。高祖與文獻後至其所，高祖適患腰痛，舉手憑後，昭因避去，如此者再三。高祖歎曰：「天生長者，誰復教子。」

陳叔達，陳宣帝第十六子也，封義陽王。年十餘歲，嘗侍宴，賦詩十韻，援筆便就，僕射徐陵甚奇之。

唐，鄭善果，其父誠周大將軍，死於王事。善果年九歲襲爵，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，及受冊，悲慟擗踴不能自勝。觀者為流涕。

李百藥年九歲，有讀徐陵文者云：「既取成周之禾，復刈瑯琊之稻。」並不知其事。百藥曰：「《傳》稱：『鄆人藉稻』；杜預注云：『鄆國在琅琊』」。座間聞者大驚異之。

蘇世長，年十餘歲，上書於周武帝言事。武帝以其年小，召問讀何書。對云：「讀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。」帝曰：「《孝經》《論語》何所言？」對曰：「《孝經》云：『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。』《論語》云：『為政以德』。」武帝善其對。

狄仁傑兒童時，門人有被害者，縣吏就詰之。眾皆接對，唯仁傑堅坐讀書。吏責之，仁傑曰：「黃卷之中，聖賢備在，猶不能接對，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？」

蘇晉數歲能屬文，作《八卦論》。王紹宗見而賞歎曰：「此後來王粲也」。

楊綰年四歲，嘗因夜宴親賓，各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。眾皆未言，綰應聲指鐵樹曰：「燈盞柄曲。」聞者驚異。

高定，郢之子也。年七歲時，讀《尚書·湯誓》。問郢曰：「奈何以臣伐君？」郢曰：「應天順人，不為非道。」又問曰：「用命賞於祖，不用命戮於社，是順人乎？」郢不能對。

白居易生六七月時，乳母抱弄於書屏下，直指「之」字、「無」字，示居易。口未能言，心已默識。宿習之緣，已在文字中矣。

孫思邈七歲就學，日誦千餘言，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，兼好釋典。洛州總管獨孤信，見而歎曰：「此聖童也」。

憲宗皇帝，順宗長子也。六七歲時，德宗抱至膝上問：「汝是誰子，在吾懷中？」對曰：「是第三個天子。」德宗異而憐之。

武后時，酷吏橫縱。樂思晦男未十歲，沒入司農。上變得召見，太后問狀，對曰：「臣父已死，臣家已破，但惜陛下法為來俊臣等所弄。陛下不信臣言，乞擇朝臣之忠清、陛下素所信任者。為反狀以付俊臣，無不承反矣。」太后稍悟。

蘇頲年五歲，裴談過其父。頲方誦庾信《枯樹賦》。避談字，因易其韻云：「昔年移柳，依依漢陰。今看搖落，淒愴江潯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任。」

後唐明宗時，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：「臣孫贊，年五歲，默念《論語》《孝經》，舉童子於汴州，取解就試。」詔曰：「都尉之子，太尉之孫，能念儒書，備彰家訓，不勞就試，特與成名。」宜賜別敕及第，附今年春榜。

捷悟

宋文帝令到彥之北伐魏，甲兵資實甚盛。及敗還，委棄蕩盡。府藏武庫為之一空。一日，上與群臣宴，有荒外降人在例。上問庫部郎顧琛：「庫中仗猶有幾許？」琛詭對有十萬，上既問而悔，得琛對甚喜。

梁，蕭琛醉伏於御筵。武帝以棗投之，琛取栗擲上，正中面，帝動色。琛曰：「陛下投臣以赤心，臣敢不報以戰栗？」上大悅。

齊高帝時，魏主至淮而退。帝問：「何意忽來忽去？」未有對者。張融從下坐抗聲曰：「以無道而來，見有道而去。」公卿咸以為捷。

齊，劉繪為南康相。郡人有姓賴居穢里刺謁繪，繪嘲之曰：「君何穢而居穢里？」此人應聲答曰：「未審孔子何闕，而居闕里。」

梁時有沙門訟田，武帝大署曰：「貞有司未辨。」遍問莫知。劉顯曰：「貞文字為與上人。」帝忌其能，出之。

宋，巢尚之甚聰敏。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，疑其名。尚之應聲曰：「宜名『天保』。詩云：天保，下報上也。」時服其機速。

隋，劉炫眸子精明，視日不眩，強記嘿記，莫與為儔。左畫圓，右畫方，口誦目數，耳聽五事，同舉無所遺失。

隋，崔頤從駕往泰山，煬帝問：「何處有羊腸阪？」頤曰：「臣按《漢書・地理志》，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。」帝曰：「不是。」頤曰：「按皇甫士安撰《地書》云：『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阪。』」「帝曰：「是也。」因謂牛宏曰：「崔祖浚所謂問一知二。」

隋，袁充年十歲，冬初尚衣葛衫。客戲充曰：「絺兮綌兮，薑其以風。」充應聲答曰：「為絺為綌，服之無斁。」

唐，李泌七歲，召至禁中。玄宗與張說方觀棋，使說賦方、圓、動、靜。泌曰：「願聞其略。」說因曰：「方若棋局，圓若棋子，動若棋生，靜若棋死。」泌即答曰：「方若

行義，圓若運智，動若騁材，靜若得意。」說賀帝得奇童子。

李忠臣嘗因奏對，德宗謂之曰：「卿耳甚大，真貴人也。」忠臣對曰：「臣聞驢耳大，龍耳小。臣耳雖大，乃驢耳也。」上說其言。

孫逖年十五，謁雍州長史崔日用。日用小之，令為《土火爐賦》。逖握翰即成，詞理典贍。日用覽之駭然，遂為忘年之友。

蕭穎士聰警絕倫。嘗與李華、陸據同遊洛南龍門，三人共讀路側古碑，穎士一閱即能誦，華再閱，據三閱方能記之。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。

朱梁，張策年十二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，有篆曰：「魏黃初元年春二月，匠吉於製作奇巧。」同甚寶之。策時在旁，徐言曰：「建安二十五年，曹公改年為延康，其年十月，文帝受漢禪，始號『黃初』，元年無二月明矣。鼎文何繆歟！」同大驚，亟取《魏志》展讀之，果驗。宗族奇之。

梁太祖過內黃，問曰：「此何故名『內黃』？」李挺曰：「河南有外黃、小黃，故此有內黃。」又曰：「在何處？」對曰：「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，其故墉今在雍邱；小黃為高齊所廢，其故墉今在陳留。」太祖稱獎數四。

湖南馬希範，唐同光中入貢。莊宗問洞庭廣狹，希範對曰：「洞庭至狹，若車駕南巡，止可飲馬而已。」莊宗拊背嘉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